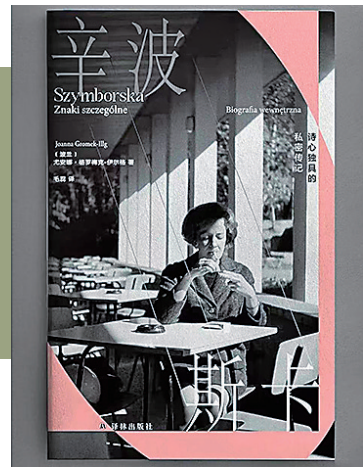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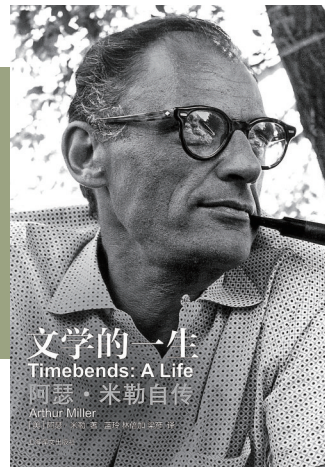


那些历史中“经典人物”的“经典性”在于，他们从未于时代潮涌中放弃个体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始终保有思想的开放与成长——

每个伟大故事里都有一个独立的灵魂

历史上“经典人物”总是身处各种不同的诠释之中，不过，所有诠释都不能脱离他们的生平与时代。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说，“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闪耀的时刻”，而那些具有伟大意义、影响人类进程的星光闪耀的“前夜”，才是“经典人物”的“经典性”显现的时间，在漫长的前夜闲夜里，我们看到：他们从未于时代潮涌中随波逐流，从未放弃个体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始终保有超越时代的思想的开放与成长。

2024年第一季度，传记类图书上新，从道法艰深的政治思想领域直至文学与诗歌界，每一个伟大故事里都有一个精神独立的灵魂。



《文学的一生：阿瑟·米勒自传》
(美)阿瑟·米勒 著
蓝玲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04

《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秘密传记》
(波兰)尤安娜·格罗梅克、伊尔格 著
毛蕊 译
译林出版社2024.04

奥登，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历史见证

奥登，20世纪最有成就的英语诗人之一，继T.S.艾略特之后，他为现代英语诗歌建立了又一个伟大典范。比之单纯的诗歌创作上的贡献，奥登更是二十世纪世界动荡与分裂的见证者，他在战前与战后辗转于欧洲和美洲两片大陆，探访西班牙和中国战场前线，对现代世界的动荡与剧变怀有切身体会，与深思。他以一个诗人和时代见证者的传奇经历，打开隐秘的文学和心灵世界。

传记作者试图告诉我们：阅读奥登的传奇一生就意味着在诗歌与生活的对照、时代与个人的交织中回答一个看似严肃的命题：焦虑时代，诗人何为？

波兰诗人辛波斯卡以自己的诗作与经历回应了奥登的置问，她的世界是曲径幽深的秘密花园，每个凝结了成长与时代记忆的细部，均呈现出独特的脉络。诗人米沃什曾说，辛波斯卡“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但她的静默有着巨大的力量。

艾米莉·狄金森——以软弱呈现力量的传奇女性

2024年第一季度的传记作品对诗人有特别的偏爱。在奥登和辛波斯卡之外，让我们将焦点上溯到19世纪的上半叶。“如果说一本传记能让我们重新认识并欣赏其传主的作品，这无疑是对一本文学传记的最高赞誉，而哈贝格在谈论狄金森的诗歌时表现优异！”《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细致而有选择地收集了大量通往狄金森作品之路的依据——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诗人那扇紧闭的门。

艾米莉·狄金森是你一定要了解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先驱，她在诗坛的地位与惠特曼比肩，是博尔赫斯唯一公开表达欣赏的女作家，《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评价：“除莎士比亚之外，狄金森是拉丁以来西方诗人中显示了最多认知原创性的作家。”她是一个谜，而本书则彻底揭开了她传奇人生的谜底。

维克多·雨果，阿瑟·米勒——作为一个时代与国家的“良心”

全世界都知道维克多·雨果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获誉“法国的良心”。他18岁闻名法兰西学院；20岁发表第一本诗集《颂歌集》，获得了路易十八的年金赏赐；29岁写下《巴黎圣母院》；39岁入选法兰西学院；49岁因反对独裁统治开始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60岁完成长篇小说《悲惨世界》；72岁写出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九三年》……这部初版于2001年的法语直译传记，风靡法国二十余载，以其权威性、艺术性和文学性著称。跟随雨果的一生，十九世纪法国的社会、政治、历史面貌，一幅恢弘壮阔的时代与城市全景画卷也徐徐展开，这部传记告诉我们，雨果如何从内里照亮激情洋溢的十九世纪，照亮了这个孕育了革命、并将共和理念传至全世界的时代。

弗朗茨·卡夫卡——游离于作家与教条之外的画作

作为画家的卡夫卡！这一话题似乎一直以来都并未被认真对待，在我们已有的认知中，总是更习惯将卡夫卡视为作家。因为我们对他的了解还非常不充分。《卡夫卡的卡夫卡》，这本特别“传记”，收录了作家鲜为人知的画作，学者们试图展示它们在美学和诗学上的归属，并将其与卡夫卡的文学作品取得联系。而实际上他的画作无法被简单地归入某个艺术类别，如同他在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他无法接受与老师相对的学生角色。他的绘画作为一个整体，拒绝被视为沿袭既有模式的学生作品，而是充满惊人的个性，游离在教条之外。同样，他的画也不是承载知识分子写作的无政府主义的“神奇”容器，如“传记”中的他所说：“我的乱涂乱画是在试图施展原始魔法，不断重复而不断失败。”和他的文学创作一致，卡夫卡的绘画是不受固有模式和流派支配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的绘画。

导读

哈耶克：生命历程作为思想历程

□ 完成孝

作为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除了批判建构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坚持，哈耶克能抱得如此大名，乃因为他和凯恩斯的理论被各国的政治实践所援引，为战后国家处理经济活动的种种政策背书，因时因地造就了不同的政治后果。哈耶克的影响随之溢出学界之外，对其理论的简单中述或切片式截取被安置在不同“主义”争论的脉络下，反复呈现于大众传媒中。他的支持者向来也乐于承认：“哈耶克的最胜利是由文化和政治变革而非理论论证的说服力所推动的。”此言不假，20世纪末的政治现实使人很难不表达对哈耶克的支持，哪怕时移事易，今日的读者大约会对哈耶克的遗产产生诸多疑问和反思。

既然处在“主义”之下的哈耶克观点已是老生常谈了，搬去这些在意识形态滤镜下产生的既定印象，重新勾勒哈耶克思想脉络的形成和变动，就显得颇有意义。哈耶克需要被“祛魅”，即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盲目支持中得到解救；同时需要得到思想层面的严肃对待，因其核心观点接续着思想史中一条清晰的理念脉络，这个脉络在哈耶克晚年的叙述中被上溯到了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早在十八世纪就以“私恶即公利”和“看不见的手”得到过经典的表达。

《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话式自传》一书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恰当的机会。这本书由哈耶克本人的自述、口述史项目对其的访谈以及广播节目中的对话记录整理而成，构成了一份展示哈耶克人生和思想历程的直观材料。我们得以从更持中的角度窥见一个其思考与历史境况密切交汇的心智，一部以自身经历凝结成的微缩观念史，以及一个连贯思想传统在时间上的绵延与接续。

从知识与文化聚集的维也纳出发

对周遭世界的好奇与怀疑往往构成思想探索的直接动机，倘若生命历程被例行日常充塞，使得对秩序与失序的直觉体验被遮蔽以致麻木，就极可能被阻隔在知识探究与思辨之外。在书中，哈耶克展示了其思想历程与生命历程的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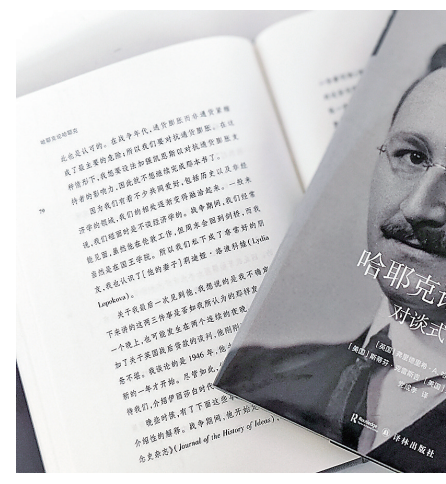
他最初的思考契机源自身处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例外时刻带来的直观冲击。由于家庭影响，他童年接触的更多是植物学与生物学知识，并无太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修习。然而，一战期间在奥匈帝国军队的服役经历，成为哈耶克求知倾向转变的契机。他回忆道：“我参加过一场战役，其中有十一种不同的语言在使用。这必然会引引起你对政治组织问题的关注。”彼时哈耶克18岁，目睹帝国在历史余晖后化为灰烬，随之瓦解的是他为自己设想的外交官生涯，这使得对社会问题产生强烈好奇几乎成为必然。

对人类事务好奇心的萌芽在战后入读维也纳大学时得到了具体的滋养。在自述中，哈耶克通过提供维也纳公共和社会思想氛围的片段，勾勒了其智识得以成长的环境。维也纳的氛围是由各种形式的公共讨论和读书研讨圈子构成的。教授们在咖啡馆组织的聚会、编外讲师为了吸引学生赚取课酬而兜售形形色色的观点、执教的一流学者们在学校开设各种讨论课，都使哈耶克不必局限在既有的学科范围内，接触了艺术史、戏剧、心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驳杂的知识涉猎为日后超越专业化的视野奠定了基础，而与同时期维也纳那些伟大心灵的交往同样成为哈耶克津津乐道的经历。

他列举了这一时段影响他思想的师友们：冯·维塞尔，哈耶克尊其为老师的一流学者；卡尔·门格尔，他的《经济学原理》和法论论著对哈耶克有直接影响；卡尔·波普尔，哈耶克的朋友，他提出“可检验性”作为科学标准，为驳斥流行的精神分析等学说提供了依据。有趣的是，哈耶克提到他与“维也纳犹太知识界最优秀的那批同侪

建立了联系”。他参加的犹太人小组，其中就有二十世纪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沃格林。

1921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后，哈耶克服务于负责清理战争债务的会计办公室，一个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导设立的机构。他承认自己从米塞斯那里学到的东西超过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学到的。后者在共事期间的帮助极大丰富了哈耶克对经济实务的体悟。他就价格在市场经济中角色的讨论对哈耶克亦有重大影响，其观点影响了哈耶克在1937年的文章《经济学与知识》，此文因论证市场凭借价格自发调整被哈耶克视为他经济学乃至政治学观点的基础。直至移居英国任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长达十余年在货币、资本和产业波动理论中耕耘的哈耶克认识到：“我对哲学与方法论问题越来越感兴趣，我愈发坚信，是这些问题最终造成了当前的一些政治分歧。”这丝毫不奇怪，对经济安排的成熟主张必然会导致相应的在政治安排上的诉求。于是在《经济学与知识》之后，有了《通往奴役之路》在1944年的出版，这与其说是他思想历程的第二次转向，不如说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思想的延续和深入。



《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话式自传》
(英)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 著
(美)斯蒂芬·克雷斯基/ (英)莱夫·魏纳 编
完成孝 译
译林出版社2024.03

“大众很糟糕，但在公共善好上却能有所作为”

向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问题的转向，其背后仍有哈耶克自身生活和学术经历的推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通过描述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干预货币和使用财政措施打开了大门，哈耶克与其的争执自不必说；而更为直接的动机则是哈耶克看到英语知识界仍在为主张强政府控制的主义叫好，同时将纳粹错误地视为一种弊病的修正加以宽容。他想通过《通往奴役之路》做出提示。尽管最终未能如愿，这本书使他位列政治理论家之列，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在经济学界长久的名誉不佳。

自此，无论是日后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和道德科学教授，还是晚年回到弗莱堡接续他的经济政策和法律研究，哈耶克愈发将自己的工作和对政治当下状况的反思联系起来，同时有意识地回溯到一个大的政治观念传统中。《科学的反革命》、《自由宪章》及其补充《法律、立法与自由》均诞生于这一背景。晚年的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意识到，他思想的真正根源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如本书编者所言：“哈耶克通过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亚当·弗格森把观念的起源上溯至伯纳德·曼德维尔那里：‘大众很糟糕，在公共善好上却能有所作为’。”这些思想线索和以阿克顿勋爵为代表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传统，再融合进了于英国直接接触到演化形成的、令他感到惬意的风俗和礼节，汇成哈耶克政治思想的依托，表达为他自发秩序的好感和对指令式干预的批评。可以说，哈耶克的思想历程从未和其生命历程产生断裂，他的生命历程即是他的思想历程。

读出一个更为鲜活而真实的哈耶克

阅读这本书，并非一种脸谱化地为支持或反对哈耶克提供辅证的过程，哈耶克本人乃至本书的编者均无意提供这种类型的材料；它也不是纯粹学术化地探究哈耶克思想的过程。透过本书，思想家首先成为历史中的思想家，他的思考受到其所处的智识氛围和时间节点的激发，我们得以看到这种历史的处境如何成为思维活动的契机，以及其中包含的大量颇为有趣的人物交往和观念交锋事件。

另一方面，细心的读者则能够通过阅读觉察到，历史中的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历史处境的限制，将其思考与持久萦绕在人类政治事务中的问题关联起来，以思维的力量和韧性使加诸于其身上的称赞变得当而无愧。

在第一个面向下，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比哈耶克相关的作品都更为鲜活的哈耶克本人。除了那些思想转变的人生时刻外，我们还读到了哈耶克对他的家族以及家族中不逊于他的心灵——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简要勾勒、对维也纳知识

界人物的臧否和对其执教风格的评述、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奥地利的犹太人团体和反犹太主义氛围的回溯。

而后又在他对自己伦敦岁月的叙述中看到了与传媒塑造的哈耶克和凯恩斯的交锋完全不同的两人的交往史。尽管凯恩斯的观点差异显而易见，但哈耶克在伦敦执教期间却同凯恩斯保持了长久的友谊和相互尊重，除了在战争的某一时间不约而同撰文提醒通货膨胀的危险，两人还共享着对历史的兴趣并常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甚至战争进行时在个人生活上也彼此扶助的时刻。

而在第二个面向上，对本书的阅读将使我们看到，由于复杂的个人经历而修习过自然科学、心理学、经济学、道德与历史哲学的哈耶克，如何在各个战线上洞察这些学科行观点背后的方法论基础，并在必要时指出其缺陷及知识后果。因此，哈耶克表面的驳杂或许是存在的，但这是他思想秩序之下的驳杂，这个秩序由他过人的思考能力和勤恳的工作所支撑。于是，探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的反革命》和同期出版的心理学论著《感觉的秩序》就不会是两条不相干线索上的作品，它们与追溯到写作生涯末期的《致命的自负》也绝非若即若离的关系。哈耶克把自治放置在了混沌的下层，既给阅读的自治留下了机会，也敞开了未来在混沌之中演化的可能。

因此，尽管进入新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使哈耶克看起来不再那么耀眼，但正如本书编者所言：“哈耶克依旧鲜活。”智识上的遗产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在生命与历史的交汇中如精灵一般脱颖而出的经历，而这正像他从混沌的知识中瞥见哈耶克式思想秩序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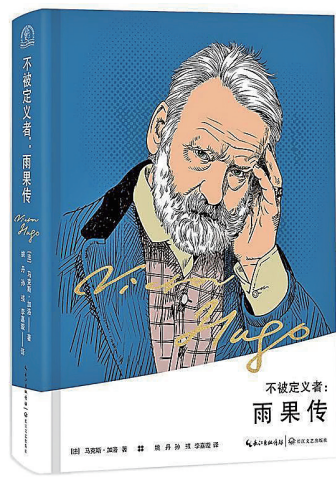
(本文由《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话式自传》译者独家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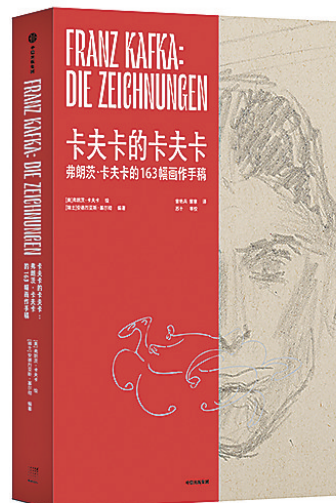
《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艾米莉·狄金森传》
(英)阿尔弗雷德·哈贝格 著
王柏华 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4.02



《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
(英)汉弗莱·卡彭特 著
蔡海燕 译
明室/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04



《不被定义的雨果传》
(法)马克斯·加洛 著
姚丹 等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02



《卡夫卡的卡夫卡》
(奥)弗朗茨·卡夫卡 绘
(瑞士)安德烈亚斯·基尔彻 编著
曾意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4.01